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破一小時之閒。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卷二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二十一

此書能...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 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大某山民評 護花主人評 加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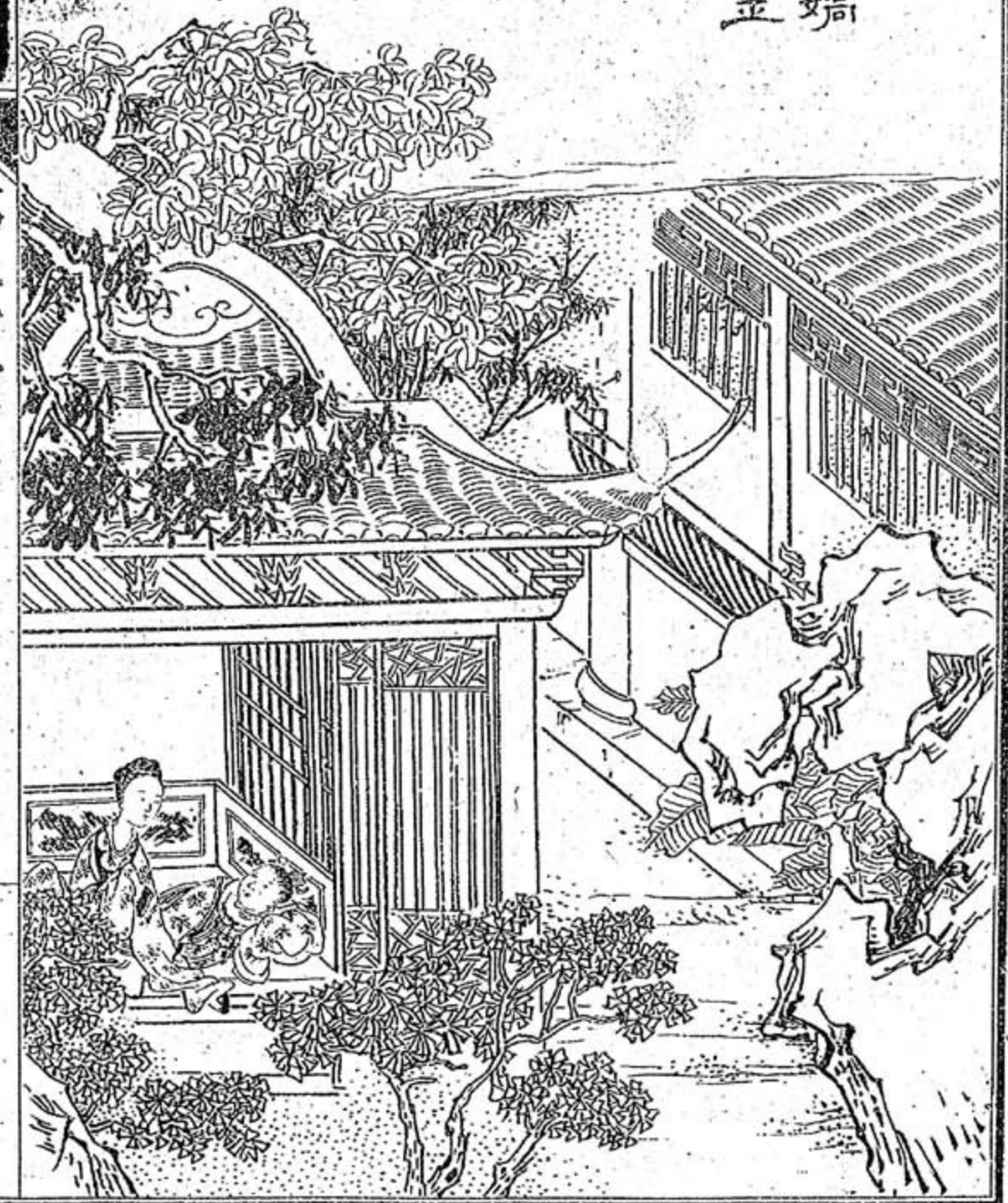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所藏圖書

第七批

賢襲心嬌
嗔箴寶玉



第七回

第七回

六

俏平兒
軟語
賈璉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二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俊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庇賈璉

拉著手者一面拉過
寶玉之手一面說也
見寶玉攔住黛玉拉
寶玉不過故將腳立
住也
如何要看寶兄弟面
上我卻不解
亦是實語

知往時雲兒來時常
在黛玉房中歇者故
用一仍字
寶姊妹亦自去睡
矣
又一段綺膩文章
翠縷湘雲之婢也此
處力見
湘雲生平放誕風流
即於一睡可見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赶上。寶玉在後。忙說絆倒了。那裏就赶上了。林黛玉赶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兒罷。」林黛玉拉著手。說道：「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著。湘雲見寶玉攔著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腳笑道：「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卻值寶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兄弟面上。都丟開手罷。」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寶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來。睡次早天方明時。便披衣。鞞鞋往黛玉房中來。卻不見紫鵲翠縷二人。只有他姊妹兩個。尙臥在衾內。那黛玉嚴嚴密密裏著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卻一把青絲拖于

第二十一回

俊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庇賈璉

悼紅軒原本

了頭之制伏人者無
若人買氏之規矩
倘花姑娘真個如是
不來林林之事實當
一婢耳撒撒癡癡到
此地位置不可以爲
上文明明讀破還夢
夢至此
問你自己便明白了
對月心是襲人教
育之功

即借子之治我者還
以治子

惡香初出場

四兒此時剛交運氣
未避晦氣而晦氣即
從運氣中來易勿原
叫蕙香可常在庭階
閒雖晦氣而不至喪
氣則襲人之名君何
以改之
使我在隔壁聞之亦
當笑也

此段爲四兒出力一
寫已瞭乎其後矣

此等苦楚我亦嘗親
身歷過無怪寶哥作
此想也
襲人生氣何等著急
襲人已死知非一無早
自者
人生之憂患百出者
大抵牽掛二字累之

第二十一回

可比便笑道。怎麼又動了真氣了。襲人冷笑道。我那裏敢動氣。只是你從今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寶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爲駭異。禁不住趕來勸慰。那襲人只管合著眼不理。寶玉無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己便明白了。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嘆道。不理我罷。我也睡去說著。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睡下。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餉料。他睡著。便起來。拏一領斗篷來替他蓋上。只聽懷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仍合目。睡睡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也只當痞了。再不說你一聲。何如。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麼了。你又勸我。你勸也罷了。剛纔又沒勸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著是爲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的。是什麼話兒。襲人道。你心裏還不明白。白還等我說麼。正鬧著。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吃了幾碗飯。仍回至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竝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裏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

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著出來。喚兩個小了頭進來。寶玉拏一本書。歪著看了半天。因要茶。擡頭只見兩個小了頭在地下站著。一個大些的。生得十分清秀。寶玉便問你叫什麼名字。那了頭答道。叫蕙香。寶玉又問是誰起的。這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姐改的。寶玉道。正經該叫晦氣罷。咧什麼蕙香呢。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個。蕙香道。第四。寶玉道。那日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一面說。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半日。抿嘴兒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門。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拏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家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乖巧。不過的了頭。見寶玉用他。他便變盡方法。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眼錫耳熱之餘。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卻冷清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趣。待要趕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越來勸了。若拏出作上人的模樣。鎮嚇他們。似乎無情太甚。說不得橫了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燭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至外篇篋肱一則。其文曰。故

偶然觸悟非不見解
信筆揮灑乃情極憤
極聊以排遣莫認作
書信

其於女子心腸真無
微不徹

一味放刁情最宛然

說到此處句寶玉心
中豈不了了然乃仍問
之曰我這那裏去是
前做不知也
今有人和那裏那裏
處人云橫豎那裏
賦了過來這邊又有
什麼云云婦女們姪
口口真是一師教出
兒誰知後來果有一
個五兒
口口百年還記著自是
後心與時遷何從證
此論與姑婿待寶哥之
心卻是一情一意觀
此等對答語可思
亦語有絳綰對作者
以上自披衣靴鞋往
爲一大段之後至此
以爲爲中主腦而又
一層從中細織之遂
成如茶如火之觀

若有見識早已一筆
了卻矣

以下從巧姐種種插
入多姑一段事是
承書中最發人之手筆
然究竟非俗人筆

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
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馨曠之耳。而天下
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
棄規矩。儷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著酒興。不禁提
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
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
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
天下者也。續畢。擲筆就寢。頭剛著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
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便推他說
道。起來。好生睡著。看凍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厮鬧。若真勸他。料不能
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
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今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索性
不睬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
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倒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

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裏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了。寶玉道。我過
那裏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麼。你愛那裏去。就過那裏去。從今。咱們兩個
丟開手。省得雞生鵝鬪。叫別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
兒。服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著麼。
襲人道。一百年還記著呢。比不得你。拏著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裏說了。早起就忘
了。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拏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
再不聽你說。就同這簪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
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個樣子。寶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裏急。襲人笑道。你也知
道。著急麼。可知我心裏怎麼樣。快起來洗臉去罷。說著。二人方起來梳洗。寶玉往
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翻出昨兒
的莊子來。看見寶玉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題筆續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勤襲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卻將醜語詆他人。

題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正亂著

後襲人嬌嗔寶玉 俏平兒軟語莊子文 一 悼紅軒原本

可知健兒與鳳姐同
慶直無兩夜可空過
也作者真能於閒中
立影此等處斷不可
草草讀過

婦人具此三項斷非
好貨然世間如多渾
蟲者正復不少
妖嬈異常即上文有
幾分姿色注柳輕浮
無比即上文注輕浮
無注即

饑鼠二字深刻活畫
出饑公子來

其房裏心腹小厮者
大約即後書之隆兒
與兒愛兒等
一箇滿字寫出瑣二
心腹

多姑孃淫蕩妙處非
曉得可知雪芹又何
用一化字真有不可
言語形容之妙

一味香腔
曰大動曰喘吁吁曰
撼浪曰醜態畢露寫
得二人不堪之至一
部紅樓只此段是風
韻正其真為鳳姐
立一等影也

應前搬出外書房
已細說在多姑孃身
上

即上文所云鳳山誓
海之贈物也

以搶字引出跑字以
跑字引出揪字以揪
字引出按字以按字
引出奪字寫得花團
錦簇情景如在目前

請大夫診脈。大夫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證。王夫人
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回道。證雖險卻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蟲猪尾
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
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拏大紅尺頭與奶子
了頭親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掃淨室。款留兩位醫生輪流斟酌診脈下藥。十二
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鳳姐與平兒都隨王夫人日日供奉
娘娘。那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暫將小厮內清
俊的選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才破爛酒頭廚子名喚多官人。見
他懦弱無能都喚他作多渾蟲。因他父母給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歲也。
有幾分人材。又兼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蟲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
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甯榮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媳婦妖嬈異常。輕浮無比。
眾人都呼他作多姑孃兒。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見過這媳婦垂涎久了。只
是內懼嬌妻外懼變童。不會下得手。那多姑孃兒也有意于賈璉。只恨沒空。今聞
賈璉搬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三四回去招惹賈璉。似饑鼠一般。少不得

和心腹的小厮們計議。多以金帛相許。焉有不允之理。況都和這媳婦是舊友。一
說便成。是夜多渾蟲醉倒在炕。二鼓人定。賈璉便溜進來相會。一見面早已神魂
失據。也不及情談款敘。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
挨身便覺遍體筋骨癱軟。使男子如臥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倡妓。賈璉此時
恨不得渾身化在他身上。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兒。供著娘
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為我骯髒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裏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
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那裏還管什麼。娘娘那媳婦越浪起來。賈璉不禁醜態畢
露。一時事畢。兩個又盟山誓海。難捨難分。自此後遂成相契。一日大姐毒盡。癩回
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宗。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
臥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細說。次日早
起。鳳姐往上房裏去。後平兒收拾外邊。拏進來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
一縉青絲來。平兒會意。忙藏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內。拏出頭髮來。向賈璉笑道。
這是什麼。賈璉一見。連忙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從
手中來奪。平兒笑道。你是沒良心的。我好意瞞著他來問你。你到賭很等他回來。

我時二字一發

此一問寫得王阿鳳
微詞也
蓋中可多什麼為
糊塗爺捏一把汗幸
未計及頭髮得就安
妥

卻也好看

只作不看見並非平
兒作難實處正是
不兒細心處如作看
見難保不以目之所
注動阿鳳之疑
又誰知不投自著

我告訴了看你怎麼樣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你賞我罷我再不敢賭很
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見鬆又不是搶又不是只叫好別叫
他知道平兒纔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
應了找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日拏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
沒有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細細查了竝沒少一件兒
鳳姐又道可多什麼沒有平兒笑道不少就罷了怎麼還有得多出來鳳姐又笑
道這個半月難保乾淨或者有相厚的丟下那東西戒指汗巾等物亦未可定一
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在鳳姐身後只望著平兒殺雞抹膀使眼色求他遮
蓋平兒只作不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一樣我就怕有這麼的留神
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奶不信親自搜一搜鳳姐笑道傻了頭他便有
這些東西那裏就叫嗒們搜著說著拏了樣子去了平兒指著鼻子搖著頭兒笑
道這件事你該怎麼謝我呢喜得賈璉眉開眼笑跑過來撲著心肝腸兒肉兒亂
叫平兒手裏拏著頭髮笑道這是一輩子的把柄兒好不好嗒們就抖出這
個來賈璉笑著央告道你好生收著罷千萬可別叫他知道口裏說著觀他不隄

咬牙二字與上指著
鼻頭二語另是一種
神情俱寫得活躍紙
上
有直起來者故只得
將腰帶著也
句則上文幾哥之所
以變者腰者其故可
想○我動的難道不許
我受用
賈兒之於鳳兒其心
目中故亦刻刻防疑
者不得謂其一味憐
懂之人

室人狂蕩即出良人
口中若行的走的正
平兒安得不云爾
難道有回頭捉在手
裏我不能無疑

用賈璉接嘴寫出一
種倉猝神情

在他跟前可圖受用

正副開來調舌靡靡
動聽宛然驚嘆燕罵

防一把便搶過來笑道你拏著終是禍胎不如我燒了就完了事了一面說一面
藏在靴掖子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過了河兒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詛
呢賈璉見他嬌俏動情便撲著求歡平兒奪手跑了出來急得賈璉彎著腰恨道
死促狹小倡婦兒一定浪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平兒在窗外笑道我浪我的誰
叫你動火難道圖你受用叫他知道了又不肯貸我呀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
性子上來把這醋罐子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似的只許他同
男子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說話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
姪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醋
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
說是他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
纔叫你們都死在我手裏呢一句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就問道
要說話怎麼不在屋裏跑出來隔著窗子是什麼意思賈璉在內接嘴道你可問
他倒像屋裏有老虎吃他呢平兒道屋裏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
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聽說便道這話是說我麼鳳姐便笑道不說你說誰

學定是問好話情當
時未會說出然吾已
意會之矣○可知不
時鳳姐入房必是平
兒打平兒要降你卻
與我的皮何干

自搬進臥室後至此
又一段絕妙文字蓋
爲平兒作傳也其文
筆如武夷九曲愈轉
愈佳

湘雲與黛玉雖各有
脾氣然皆任性而行
若

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著也不打簾子。一徑往那邊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兒了頭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起我來了。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聽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從此倒服了他了。鳳姐道。都是你與的他。我只和你算帳就完了。賈璉聽了。啐道。你兩個不睦。又拏我來墊蹄兒。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裏去。賈璉道。我有處去說著就走。鳳姐道。你別走。我有話和你說呢。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天色纔明。寶玉卽披衣靴鞋。往黛玉房中。描出寶玉夜閒雖睡在自己房中。卻一心只在黛玉湘雲處。與西廂梵王宮殿月輪高句一樣筆法。

湘雲剩水殘香。寶玉以爲鮮潔非常。描盡意淫二字。

湘雲替寶玉梳頭。查看失珠一顆。暗補從前梳洗已非一次。

寶釵聽襲人說話。有心賞識。畱神探問。爲後文伏筆。且暗寫寶釵端重與湘雲黛玉不同。

雲黛玉不同。

四兒纔伺候寶玉。便想設法籠絡。已伏將來被攆之由。

寶玉續南華經。雖是一時興趣。卻是後來勘破根苗。但此時寶玉在忽迷忽悟之時。且欲釵玉花麝。自己焚散戕滅。並非自能解脫。故隨卽斷簪立誓。仍纏綿于色魔也。

黛玉題詩譏誚。說不悔自家無見識。駁得極是。此卽作者之意。

賈璉私通多兒。爲後來私通鮑二妻及私娶尤二姐引子。

平兒搜得頭髮。旣壓服主人。又卽以示恩。真是可人。

賈璉說不論小叔小姪兒。說說笑笑。卻也看出破綻。平兒說別叫我說出好話來。是皮裏陽秋。

大某山民評曰

湘雲跑出。黛玉赶上。寶玉攔住。寶釵勸以看寶兄弟面上。丟開手罷。四人情況何如。好個酸醋世界。我爲爾詐。爾爲我虞。

此回仍是壬子年正月半後事。

以下第二十二回。接寫寶釵生日。如在正月二十一日。則是省親以後至此。不過自十七八至二十間。三四日內事也。餘尙無可議者。其最不合理。是鳳

姐大姐兒種痘。賈璉獨睡半月後數語。如云果有半月。則此時當是二月初上矣。何以下回開卷便說二十一日是某某生日耶。或疑當時是二月二十一日。則下文第二十三回又明明說賈母擇二月二十二日。使諸姊妹搬入園中一事。則寶釵之生日。信乎在正月也。而此三四日之中。便云賈璉在外半月。何作者荒謬乃爾。此等處須酌改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二十一終



聽曲文
寶玉悟
禪機

